



科幻电影的史诗气质

《异形·契约》：

文本刊特约撰稿
张紫星

那只流着口水的狰狞凶残的外星怪物一直潜伏在光影深处，沉寂多年之后，它又卷土重来。这一次，它带来的不仅仅是嗜血杀戮，还让我们看得更远。

1979年的电影《异形》在恐怖片和科幻片这两个类型电影中都占有重要地位，一方面它让幽闭空间的压迫性和怪物寄生人体的破坏性高度统一，影响了后世恐怖电影的创作；一方面，它把人类太空探索的开拓性和外星生命的不确定性有机结合，为科幻电影创作提供了新的思路。后来的《怪形》《异种》等众多恐怖电影都借鉴了《异形》元素，甚至一些纪录片、游戏乃至文学作品都深受《异形》影响。四十年来，“异形”成为牢牢盘踞在银幕深处的可怕梦魇，游走于异化的光影世界之中，时不时出来肆虐一番。

“异形”生于恐怖和绝望

西方恐怖电影一直以来深受德国表现主义的影响，每每会抽象和夸张周遭的事与物，吸血鬼、狼人、僵尸等等无不与此有关。1975年H.R.吉格的发妻自杀，当他受邀为首部《异形》电影担任美术设计时，这种情绪自然而然地和他的迷离魔幻的机械画风融合，于是带有后现代主义机械特质的“异形”诞生了。“异形”是有机生物，但它的行为方式又带有鲜明的机械特质，这显然是工业时代的烙印。而“二战”之后，在大银幕上诞生的诸多怪物，几乎都与突飞猛进的工业文明和冷战核恐怖这两个相伴相生矛盾体息息相关。

雷德利·斯科特于偶然之中接过了《异形》的导筒，而这不过是他的第二部长片。由此可见，38年前的《异形》仅仅是一部诞生在特定背景下的恐怖科幻片。它的诞生是人类恐惧情绪、异想天开和商业需求的一次偶然碰撞，很多因素都可能使之昙花一现。但是，随着詹姆斯·卡梅隆等导演的添砖加瓦和全世界恐怖科幻影迷的推波助澜，“异形”成为了经典的恐怖符号。这个怪物带有鲜明的死亡特征，然而它制造杀戮的终极目的恰恰是为了“孕育生命”。正是这种生与死的悖论，为后来的《异形》重启埋下了伏笔。

1

史诗气质初露端倪

《普罗米修斯》开篇即点出智慧外星巨人族和地球生命的诞生有着特殊的关系，地球飞船普罗米修斯号的任务就是寻找人类创造者并与之建立联系，而《异形·契约》讲述的是人类在进行外星殖民时再次“偶遇”失踪的普罗米修斯号船员。就故事框架而言，《异形·契约》要比《普罗米修斯》格局小，生化人由插曲变成了正传，但这很可能是整个前传系列中的承上启下部分，真正的谜团要在后续故事中揭开。但在《异形·契约》中终于出现了重启“异形”电影以来，影迷们所期盼的“异形”和人类的直接战争。

从《普罗米修斯》到《异形·契约》，不再把故事局限于以飞船为主要背景的幽闭环境中，阴冷压抑的空间压迫感大大削弱，取而代之的是整个未知宇宙的广袤深邃，世界观更加宏大。故事的矛盾斗争也由原来的单纯的“异形”和人类之间，扩大到外星高级生命、“异形”、人类和生化人之间，并试图在四者之间围绕生命权和发展权建立起复杂的关系。再加之横亘数十亿年的时间线，“异形”故事的深度和广度几乎拓展到无极限。

《异形·契约》故事发生在普罗米修斯号失事之后十年，也就是公元2103年，但此时距离整个故事中外星巨人种族来地球创造生命已经过去了32亿年，而早年的“异形”四部曲则是发生在《异形·契约》之后的三百年间。这个时间跨度已经远远超越了人类的真实历史。这就是科幻电影的迷人之处，它上天入地，穷极宇宙，可谓心有多大，世界就有多大。因此，无论怎么看，《异形》系列电影从这个时候起，已经具有了史诗气质。

《异形·契约》海报。

3

科学幻想之后的哲学思考

在重启的“异形”故事中，雷德利·斯科特抛弃了被普遍承认的达尔文进化论，祭出人类由外星高级生命创造这样的“创世说”。这似乎超越了科幻电影的范畴，与上帝创世、女娲补天以及普罗米修斯盗取天火等创世故事极为相似。如果允许我们展开幻想的话，很久以前的“上帝”“女娲”以及“普罗米修斯”可不可能就是外星人呢？因为人类知识和能力的局限性无法了解到外星人，所以在漫长的历史中，他们被神化为神。这就是科幻的魅力，它因“胡思乱想”而来，但是我们又总能在“胡思乱想”中找到科学的研究精神因子。从《普罗米修斯》到《异形·契约》无疑就是遵从这样的轨迹进行创作的。

在整个“异形”故事中，始终都有生化仿生人的影子，到了《异形·契约》中，生化人大卫从开始就表现出对创造自己的造物主的些许蔑视。他不仅具有了自我意识，而且自我意识膨胀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种种迹象表明，生化人大卫将自己置于对一切生命进行生杀予夺的地位，俨然成为了另外一个“造物主”。在《异形·契约》中，真正的主角是生化人大卫，片中人和“异形”的斗争是明线，而人和生化人大卫的斗争是暗线，并且这条暗线是推动故事发展的基础。巨人族、人类、生化人和“异形”之间，围绕生命基因、进化和自我意识展开的相生相克相爱相杀，充满了辩证性的思考，其哲学精神跃然而出。

在西方宗教中，上帝创造了人，但人类又时时处处和上帝的旨意相违，两者之间并非是和谐统一的。《普罗米修斯》的基本故事是，外星巨人族创造了人类，但又意欲消灭人类，而到了《异形·契约》中，生化人大卫则对人类发动了进攻。二者何其相似？世界是在矛盾中运行的，矛盾斗争推动了一切事物的发生发展。那么是谁创造了我们？我们的存在是偶然还是必然？我们从哪里来将去往何处？我们创造的一切，是我们继续前进的载体，还是终将毁灭我们的魔剑？这一切都不得而知。

38年之后，雷德利·斯科特终于初步奠定了他的“异形”世界观，而整个“异形”系列电影，到了《异形·契约》，完成了从恐怖到科幻再到神话的跨越，最终成为一个哲学思考。◎



《普罗米修斯》海报。